

嗟乎。意人之所以敢爲是者。亦歎土國之衰弱耳。的利波里果失。則土國自是遂無復有一寸土在於斐洲大陸矣。噫。回憶前此阿多曼帝國領域。遠跨三洲。稱雄世界。不過數十年前事耳。乃不繼時而歐洲之巴爾堪諸小國。分離獨立。而格里底島爲各國保護。而波士黎赫塞哥維納爲奧并。而亞洲之居伯羅島爲英借。而斐洲之埃及爲英屬。何一非由其國衰弱之所致乎。今乃復使斐洲僅存之的利波里。又將喪失。爲土國者。蓋亦難矣。嗟乎。兼弱攻昧之義。其有以哉。

論內外官制當求系統之一貫 錄時報

內閣官制。既已頒布數月。而內官制之全體。不日亦將頒布。近日欽定五督參議外官制之委員。亦已繼續進京。然則外官制之頒布。爲期亦正非遠。夫改革官制。爲改良政治之根本。薄海臣民。對於茲事。實有不勝其盼企之懷。願記者獨有一言。爲政府諸君效其忠告焉。

談政治者。首貴明其系統。系統不明。互相衝突。則政治永無良善之望。願欲政治系統之能明。必於官制中見之。蓋官制無一貫之系統。則政治之機關。必有彼此衝突矛盾。相殺相消。牽掣混淆之弊。謂余不信。試回思舊日之官制。卽可以得其狀矣。今者 朝廷翻然實行立憲。改革政治。以釐訂內外官制爲著手之基。然則今之廷臣。必能洞然於舊官制之所以不善。又能恍然於新官制之所以善。而後方從事於改訂。此一定之理矣。

若改訂之後。新官制中仍留有衝突矛盾相殺相消牽掣混淆之餘痕。則此汲汲於修訂章程。改絃更張。不適成爲多事耶。以記者之所知。則新官制系統之未能一貫。而機關之衝突矛盾相殺相消牽掣混淆。在在皆是。請舉其最著者。

一曰行政。總理大臣有定政治之方針。保持行政統一之責任。故行政必經閣議。閣議決定之事件由各部執行者。總理大臣有受其報告之權。又關於政治方針及行政規畫所發表之文書。總理大臣有受其知會之權。並有停止各部大臣之處分。求其說明並交閣議之權。又各大臣凡有臨時之支出。須先與總理大臣協議。又各大臣奏請頒發敕令。亦須先與總理大臣協議。凡此者皆以保持行政之統一也。而此次之四國借款。上諭之發表。乃適在於 簡任總理大臣之次日。既未聞有開閣議之事。則總協理之副署。不知其爲有責任耶。抑無責任耶。夫鐵道國有。大借外債之政策。主之者郵部。贊之者度部。中央政治之勢力。度部幾有與總理平分之勢。於是行政之統一不能保持。卽政治之系統不能一貫。此其一也。

一曰覲見。立憲國之成例。凡覲見君主。例須經由內閣總理大臣帶領。故惟總理大臣得以隨時晉謁。餘如國務大臣有欲入見者。必先請命於總理大臣。英國至有因未得總理大臣帶領擅行晉謁而被劾免職者。至於閣臣以外之人。有欲晉謁時。必經閣議許可之後。由總理大臣或他大臣帶領入見。日制凡有欲晉謁天皇者。當先以奏對大旨。商諸內閣。若大致與內閣方針相合。

則許其進見。此皆所以重視內閣大臣之責任。避免行政方針之混淆也。惟國會議長面致政府時。不必經由內閣帶領。統兵將帥面奏軍事。樞密顧問及宮中顧問官內大臣等。皆可逕行入見。此例外也。而自內閣成立以來。各省大臣之直接奏請。陛見者。仍與舊時相同。前月張謇鄭孝胥以事來京。皆蒙 特旨召見。張鄭各據其所懷抱。奏陳於監國。夫張鄭爲在野之政客。其政見各異。而與現內閣更不能盡同。昔日本後藤新平未爲遞信大臣時。曾以南滿鐵道總裁之資格。聘於俄國。歸朝欲見日皇。有所陳奏。閣臣不許單見。卒由外務大臣領之。誠以不如是。恐入見之人。其所敷陳者。與內閣方針若有相反。必至生意外之紛歧。而我國親見之事。尙未聞明示限制。夫親見不示限制。則政治方針極易動搖。而系統乃不能一貫。此其二也。

一曰上奏 立憲國通例。凡上奏之件。必經由總理大臣。日制各部大臣。有應單銜具奏之件。則於書面註曰本案擬上奏五字。送交內閣代遞。其不經由內閣可以逕行上奏者。(一)樞密院。(二)議院。(三)會計檢查院。(四)陸軍參謀本部。(五)海軍軍令部。而英國則閣臣以外。不得上奏。誠以負上奏之義務者。厥惟閣臣也。吾國自內閣成立以來。上奏之制。未聞有所制限。京師則都察院也。各部大臣也。甚至大學堂監督也。外省則督撫也。夫使不認君主爲無責任。則凡事奏陳君主。未敢專擅。

20601
惟以恭候 聖裁爲宗旨。此向來專制國之習慣。固不得謂爲非是矣。今者既認君主爲無責任矣。既認內閣制度有負責任之國

務大臣矣。既認副署制度矣。則此紛紛陳奏於君主。又何爲者。立憲國之通例。君主個人。不能發表政見。舉凡國務之事。皆由閣議決行之。惟事前奏聞於上。日本仿照憲法所定大權事項。應歸君主主持。然日皇當行使大權之時。無一不惟俯從內閣大臣之請。且君主既設國務大臣。付以輔弼之重任。若事事均煩聖慮。則與專制時代一日萬幾者奚殊。今於議改內外官制之時。苟不於上奏之權。嚴示限制。則他日政治之混亂。必有不可究詰者。以近事論之。去年大學堂監督。無端忽發奇想。參劾資政院。今年御史端謹。又無端忽發奇想。參劾中央教育會。夫資政院爲獨立之立法機關。安有可容大學堂監督參劾之理。廢去小學讀經及小學男女同校既經教育會之決議。其採用施行與否。自屬學部大臣權限之事。又與御史何干。而訴之九重。又何意。凡此認舉。皆足以破壞政局。或亂聖聰。釀成政權不能統一之險。不特此也。上奏之制。苟不嚴定。以後或有英發之主。必至疑忌閣臣。自出政見之事實。斯時將順不可。拒絕不能。閣臣行政。必無定見。朝令暮改。此掣彼牽。中央之失政既多。議會之彈劾時見。政治紊亂。不可收拾。私黨乘機以爭政權。羣小遇事而肆排擊。此又成何景象乎。是故上奏之權。不加限制。則上之足以亂 聖聰。下之足以淆政體。而系統終無一貫之可言。此其三也。

近者北京專電。謂內官制編定後。已呈由監國閱看。因制限太嚴。淘汰太多。發還重議。須平均新舊。勿得偏重。日前京函

20602 亦云。外官制所定督撫權限。亦有主張邊省從重。餘省從輕之說。似此折中遷就之見解。而行於實行憲政之時。他日內外之衝突矛盾。相殺相消。牽掣混淆。將不知其所極。微特親貴柄政。已有閣臣不負責任之宣言。即有實心任事之總理。亦難使其系統之一貫。夫系統不一貫。則行政方針之統一。不能保持。行政既無一定之方針。則叢脞之憂。在所難免。責以負責任。不亦難乎。吾願主持內外官制諸臣及參議之督撫。稍注意及之也。

論中國今日宜以救災爲急 錄時事新報

昔堯命舜之詞曰。四海困窮。天祿永終。吾輩童而習之。殆視爲尋常誥誡之語。然試取二十四史之事蹟。以爲印證。則此二語者。殆爲千古有國者存亡之左券。而無絲毫秒忽之可避就。所當引爲殷鑒也。

今中國亦可謂窮極矣。此即使歲歌大有。田穀豐收。農民熙熙。慶爲邀天之福佑。餘潤且及於工商。不聞有啼飢號寒之聲。此亦但可謂爲暫時之倖倖。未足以救根本之匱乏也。乃不意此兩月來。霖雨爲災。大風乘之。無處不有潰圩決堤之事。即無處不有淹沒禾稻、衝倒房屋、溺斃人口之事。稽其地域。則北自直隸奉天吉林。南若廣東雲南。其見諸報紙者。無不備極淒慘。大傷元氣。而大江南北各省。向爲全國富庶之區。米穀出產之地。則更無一處不被大水。無一處可望秋收。如是則雖謂全國

皆被水災。全國皆無收成之可冀。亦無不可也。嗚呼慘矣。今吾國官場之心理。內而政府。外而疆吏。無不以革命黨爲懼。執筆人之意。則竊以爲至可懼者。實在此猝被天災呼籲無路之鄉人。夫鄉人豈能有革命之思想。顧但使其飢不得食。寒不得衣。妻子離散。田屋蕩然。內顧既無可留戀。而又求生則不能。趨死則日近。如是則苟有人焉振臂一呼。率以爲亂。殆無不萬衆響應之理。觀於近來句容鎮海等事。爲首者不過一二人。多不過三數人。而隨聲附和者。乃至不可勝計。在平時猶且如此。況其在大災之地薦饑之後耶。誠以人一日不得食則死。飢而死。死也。作亂而死。亦死也。而究之隨衆以橫行。尙可冀殘喘之苟延。如此則其從亂也必矣。夫至人人皆存救死之意。人人皆有作亂之想。則中國雖大。豈尙有乾淨土。斯則可懼之至矣。竊維古者山崩川竭。則君爲不舉。而今此之洪水橫流。災害並至。實較山崩川竭。爲禍更酷。深宮廛念民艱。似當節衣縮食。爲天下倡。周官膳夫之職曰。王日一舉。大荒札則不舉。是知節可省之經費。以救此垂斃之飢民。實爲視民如傷之仁政。亦爲保邦未危之至計。至於臨民之宰官。各地之紳商。亦咸宜各就其力量之所及。以從事於救死扶傷之舉。而斷不可存膜視之見。并當急起直追。不可再視爲緩圖。蓋此非慈善之事業。而實救亡之事業也。雖非根本之辦法。要猶爲治標之辦法也。否則隄防一潰。亂端猝起。其所損失。更不可以數計。其最後之結果。亦非吾人所忍言。竊願朝野上下。一思之矣。